



情感 死角

樱 芊·著
e m o t i o n a l 死 角 DEAD ANGLE

广州出版社



情感

樱 芊·著

emotional

死
角

DEAD ANGLE

广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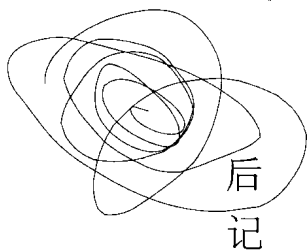
情感死角/ 樱芊著.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80731- 862-0

I. 情… II. 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151938号

书 名 情感死角
著 者 樱 芊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87号9~10楼 邮政编码: 510635)
责任编辑 高旭正
责任校对 梁 玲
装帧设计 刁俊锋
印 刷 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 邮政编码: 511400)
开 本 878 毫米×1194毫米 32开
印 张 8.25
插 页 2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0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80731-862-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记得某一天，我在某个超市里，看到来来往往的购物者，从他们的脸色和表情上，很少看出他们因食品和物品的越来越丰富，而带来购物的喜悦和便利，更多的是增添了几分的忧郁和彷徨。看到这样的情景，使人心中不由有种酸痛和感叹，觉得人们好可怜！日日夜夜的辛勤劳作，不就是为了那三口可以吃得舒心的饭菜吗。可是当你拿着用血汗挣来的筹码来换取你想要的食物的时候，就连食物也要欺负你，因为它也要和你拿着的筹码做买卖，做等价交换，也就是和你的健康作等价交换，有时让你不知不觉中甚至赔进了健康。不知你能感觉这可怜之处吗？即使这样，每个人，每一天，都永远改变不了三件事，并且，每一天都在重复着，那就是早餐、午餐、晚餐。无论你是谁身份，不管你拥有什么地位，尽管你有天大的权力，你都离不开这三件事！

为此，我开始伏案疾书。在这个过程中，让我深刻体会到创作是一件多么辛苦的工作，但我依然乐此不疲。还好，在我修改了无数次之后，终于在今年10月可以面试大家了！

在这里，我的心愿只有一个：

真诚的希望和祝福，每一位朋友，都能健康、长寿并快乐！！

樱 芊

2008年10月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夜之思萦 海有起波	004
第二章 心折成习 堵安未料	062
第三章 隔望彩虹 海中起风	100
第四章 左右挣扎 乱中找方	176
第五章 悔意超然 大悟大醒	240

后 记



序言

白的黑 黑的白
好的坏 坏的好
正的歪 歪的正
真的假做 假的真做
该留的走 该走的留
看得明的不醒 看不明的买弄
同样的味不同 不同的味相同
人海之中一滴水 谁能品出其中味

引言



大海里的水今天变了颜色，鱼儿们为此都在争执，抱怨天空或大地……任何事发生，都有它的起因，原因可大可小，可顾或可不顾，该顾哪一头，众说纷纭。但是，今天的事，却不能各执一词。因为它影响着无数的人，究竟是谁的理，又是谁的无知，还是……故事是这样发生的……



第一章

DEAD ANGLE

emotional

夜之思索

海有起波

这是一座奇而不险、峭而不陡的小山。旁边是清澈见底的小溪水，还有那茂而绿的草木。它们总是静静的相依相存，无声无息，净化着自己，净化着空气，又净化着彼此。山衬着水，水映着绿，绿簇拥着山。

当你慢慢地走在其中，静静的和它们同呼吸着一片天空，随之，也慢慢地增加着舒畅和清新的气息感。这时，你深吸一口气，会不由地有一种海阔天空的冲动，使你大方地张开双臂，敞开胸怀，热情地来拥抱它们。不失为一时的忘我。你会在心里说，这里应该是属于我的。对，就是我的！

当你刚刚悦于其中时，突然来了一个电话或其他原因，让你不得不暂时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的山山水水，离开这里的花香草绿；离开大自然沉默不语的宽容，离开大自然无私的拥抱。你的心情也慢慢地开始变化着，慢慢地被心中的事排挤着，山不像山，水不再清，绿也慢慢地暗淡，暗淡得让人产生色盲的虚幻。于是，你只能带着遗憾，又来到了熙熙攘攘车来车往，熟悉而又陌生的人群里、车道里。你又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不可以把它们永远带在身边？

其实不然，就拿钱城来说吧，钱城位于某个国家的最南部，是一

个繁华的大都市。钱城美丽的四季，可以简单地用三句话介绍：枝繁叶茂，棵树成荫。绿意似春，风意似夏。如不数月，不知是秋。

不知有没有人认真地观察过，仔细地欣赏过钱城的美景？其实，可爱的人，可爱的建筑，可爱的花草，可爱的树木随处可见。可是，这里的每一个人，不知为什么，却讲着相同的使人费解的，并称得上一奇的故事。

先说这一奇始，发生在钱城。

晚秋的西北风轻轻吹起，拂动着繁盛的叶子。众叶摇动的声音，被路上不停行驶的来来往往的车辆声给盖住了，盖得密不透风。唯一能听到叶子声音的是，位于这座城市最繁华的容高区中间位置的一个叫盛华恬苑的住宅花园的门口的两棵大树上的两个奇怪的小动物。一棵树上一个。这两个小动物长得一模一样，一雌一雄。它们头大腿细脚也大，有四条腿。前面两条，后面两条。前面两条腿明显比后面的小四倍，后面两条脚大等于头。有女人小拇指一样大的身躯，有人一样的皮肤，还留有老人家一样的白胡须。它们可跳可飞可爬行，还可以像人一样只用后面的两条腿在树枝上行走。它们动作敏捷，行动神奇。更奇怪的是，它们共有两只眼睛。也就是说，每只只有一只眼睛。这两只眼睛，就像大一号的圆圆的黑豆那么大，并且可以时而90度，时而180度，时而360度的转动。整个钱城的立体全貌被不停地转换着不同的角度，尽收它们的眼底，并搜索着每一个角落。

它们为什么偏偏住在这两棵树上呢？原来，这两棵大树，不仅出

奇地茂盛，而且高得几乎能顶天。不仅有数百年轮，而且形状始终如一。每到开花的时节，它们必是一棵树开花，另一棵树不开花；一棵树落叶，另一棵树片叶不落。所以，人们称它们为夫妻树。提起这两棵大树，整个城市知道的人，无一不感叹。从一个小村庄到小镇再到小城市再到今天的繁华都市，都有这两棵大树的见证。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说法：之所以高容区如此繁华，是因为有了这两棵大树。之所以钱城不断繁荣，也是因为有了这两棵大树。

更让人感叹的是，在十几年前，竟下了千年不遇的罕见大雨。无论大雨怎样翻江倒海，铺天盖地，那两棵参天大树却滴水未沾。在这场大雨来临之前的一个小时，发生了一件令人至今都难解的事情。说起这件事，还需从钱城的市政府准备重新规划和改造地心村的计划开始。地心村在地心市的中心位置，也就是钱城的起源点。后来，慢慢扩建扩大，由地心村转为地心镇，再转为地心市。一切都在变化着，前进着。有一点，市政府做得让市民最为敬佩的是，地心村一直被保护并保持着原始状。青山秀水环绕着地心村，随处可见的大树，特别是这里的水土，十分养人。除了先天的条件外，一半的功劳，还得归功于这里土生土长的人们。他们爱护着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寸土一块石，就像爱护自己的家人，就像爱护自己。一切崇尚着天生地养，天造地设。人护境，境养人。众绿茁壮成长，人也益寿延年。家和睦，户户祥和。

景美诱人，也招来了不少心怀不同目的的商人。多数商人，都想在此建高楼卖洋房。不过，都被市政府和地心村的村民们异口同声、全然不顾地拒绝了。可是，就在那年，地心村的村长（等同现在城市的区长）新官上任，变化就此开始。新上任的村长，是地心市市长的儿子。年轻力壮，火气旺盛。对地心村，他要求与时俱进、力求创新，

加强经济联合，打着有效利用资源、资源再生、寻求发展、搞活经济等口号，与一家国外的大型房地产商合作，准备把整个地心村建成一座具有展示当代经济、地标性的代表作。新改造的计划，让所有的地心村的村民们全部迁移。迁移费由外国房地产商评估后，以价格的三倍发给村民们，让他们自行解决住处。按这个价格来说，每家可买到一套超值的漂亮房子也是绰绰有余的。可是，没有一家同意这样的条件。他们还是异口同声地说，无论是天大的好处，也绝不会搬。没有办法，外商又加了一个条件，让村民们直接迁移到郊区一个新建的花园。村民们还是没有一家同意搬。最后，村长强行使用行政手段，规定限期尽快搬迁。不然，不搬者按妨碍公事、违反国法进行处分，并取消迁移费。众人拾柴火焰高。再高，也抵不过菩萨的一小小滴观音水。

一户户村民陆陆续续地搬迁着。同时，细雨也陆续地下着。随着期限的逼近，雨越下越大。就在期限的最后一天，临近夜色的时刻，天上突然出现两道天柱一样的闪电，天色瞬间如同白昼，白得刺眼。这两道闪电笔直地向夫妻树的方向闪过。更让人惊心动魄的是，就在此时，所有搬迁人家的老人，全部在那一刻逝世。接着，是让人心惊肉跳的大雨，大得实在可怕，好像整个天就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大

盆，在不停地向地面一盆盆地倾倒，像一个天大的瀑布倒向地心市。连续下了五六天，竟没一处出现水浸现象。大雨像大地的眼泪，自流自消；像上天的眼泪，自流自消；像人的眼泪，自流自消。

人不和，天无时，地无利。伤天，伤地，伤人。

无论雨如何滂沱，那两个小动物一点都不怕。因为，自闪电消失后，那两棵大树上，再也没有下到一滴雨水。两个小动物的饮食从此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在大树上吃到处来的各种虫类为生，不管适不适合它们的口味，都要全力消灭侵害者，保护大树的健康茂盛。从那道闪电划过之后，它们变得可以千年不用进食，可保持永久长生。同时，它们也多了一个习惯，一旦生气，就要咬掉一片树叶。所以，人们私下里有一个说法：那两个奇怪的小动物，其实就是上天的一双天眼，只要这两棵树上掉下一片树叶，就说明，有人要离开钱城或离开人间。

天是父，地是母，人是子。无论天地怎么生气，子依然我行我素。地心村开始施工，几天下来，已经面目全非，移山换水，改头换面，把地心村改为容高区。用容高区的三分之二的面积打造一个小区，取名叫盛华恬苑。把地心市改名为钱城。唯一没有变动的是那两棵大树。

时至今日，两个小动物依然住在两棵大树上，用它们那两颗豆大的黑眼珠子，不停地转来转去。时而90度，时而180度，时而360度地转动着，整个钱城的立体全貌被不停地转换着不同的角度，尽收它们的眼底。并搜索着每一个角落。

此时，它们两个小动物，隔着三米远的距离，面对面。雄性小动物一边用它的一只前腿欲折着一片绿叶一边看着对面的同伴，雌性小动物看到，摇了摇头，然后低下头看了看它的一只大脚小心地支撑着一片微黄欲落的残叶，说：“为何而长？为谁而长？”

雄性小动物把欲折的绿叶重新整理好，舒服地半躺在树枝上。它又看了看雌性小动物脚上的那片欲落的残叶，说：“为何而落？为谁而落？”

然后，它们一同望向钱城的一个叫“享受空间饰品超市”的方向……

金普天坐在黑色的豪华奔驰轿车里，时不时向“享受空间饰品超市”看，在等待着谁。其实，他就停在饰品超市门口的一边，下去走两步，就可进去。可是，他宁愿就这么等着，也不愿进去。

超市门口的另一边还停着一辆红色的宝马跑车，很显眼。这两辆轿车停在超市门口，一边一辆，一左一右，一前一后，一黑一红，一大一小，像一对门童，像一对情侣。他的目光又转向停在他前面的红色跑车，入神地盯着，边思忖着今晚与钱来宝的预约安排。

这时，从超市门口出来一个看似四十来岁的女人，手里拿了很多东西。这家超市每天都有不少的客户光顾。这女人小心翼翼地穿越着来来往往的客人，就在走到门口的时刻，一个年轻的女子从门外匆忙地进来，和这女人正好撞了个正着，一个漂亮的花瓶从女人的手里掉下，玻璃与大理石地板碰撞出的碎片的清脆声音，惊动了超市里几乎所有的人，他们都向门口望去，疑惑的眼神好像都在问：发生什么事了？

“对不起！花瓶多少钱？这是五十元。我们也不要理论对错了。看在大家都不是有意的份上。有缘相撞，也是难得。珍惜时间最重要。你忙我也忙。心宽事自圆。我们都向后让让，路自然会越来越宽。这样也是节省时间的最直接方法。我真的要赶时间了。”年轻女子的语速像枪林弹雨，吐字也尚清晰。她边说边不停地看手腕上的手表。她又说了句对不起，接着又慌乱地把钱塞给四十来岁的女人。然后匆忙地走到超市里面，在货架上拿了一个大包装的精致又喜庆的粉色





心型水晶。

“这是六百元。不用找了，也不用打单了。”年轻女子把钱放在收银柜台上，对收银小姐说完，从四十来岁的女人身边小跑着出去了。

四十来岁的女人想试着叫住女子，女子已经坐上的士，一溜烟地走了。她看着远去的女子，摇了摇头，又无奈地笑了笑。心想，事情的完美，有时不在乎能否准时准点。换个心情，会有不同结果。

“这个你拿着吧。”

四十来岁的女人耳边响起这句话，她转过脸，看到身边出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完好花瓶。拿着花瓶的女孩把花瓶放在她的面前，做着让她收下的姿势。她一脸的不解看着拿花瓶的女孩。女孩满面青春的朝气，秀丽的面孔，甜美的微笑正看着她。她蓦地想起那一年的一幕。对！就是在那一幕里，那个女孩，和眼前的这个女孩很有几分相像，一样的清秀可人。

女孩看着她疑惑的目光，也不说话。女孩又立刻解释说：

“这是我们老板送您的。我们老板说，益人方益己。请您收下吧！”

她们边说着，另一个服务生友好地来到她们的身边，拿着扫把开始清扫地上的碎片。

“这……”四十来岁的女人满怀敬意地准备把花瓶接过来，女孩又收了回去。她看了看女人手里的众多饰品边微笑着说，“我来帮您拿吧，你已经不好再拿了。”

这时，金普天又向饰品超市看去，他看到超市门口站着的她们，好像在为花瓶推让着什么？旁边还有一个服务员，在清扫着。他感觉有事情发生。于是，赶快下车。在他刚关好车门的时候，听到：

“替我谢谢你们老板！”

说完，女孩帮女人拿着花瓶，她们向金普天的方向走去。就在她们走出门口时，随后从超市里面又走出来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朝着门前那辆红色跑车径直走去。金普天看到这个女人，站在车门旁边呆住了。她清爽秀丽的面容，没施一点粉末，整个素面恣意大胆地暴露在日光下，越发显得清丽，秀美。还有她那迎风飘逸的披肩碎发，清爽利落，匀称丰腴的身材无处不散发着妩媚。年龄看似三十岁左右。还有那束腰、中袖、银色的风衣，只有穿在她的身上，才能呈现出衣服的真正风格，才能呈现出设计师的真正含义。这一幕，金普天清晰地看在眼里，他突然感觉像在梦境一样，瞬感时光倒流。

“竟然在同一个城市？难道竟有这般相像的两个人？是她？”金普天在心里一直的思索。他入神地看着眼前这个女人。她正从容地走到红色的跑车，又从容地打开车门。她没有发现这个男人，更没有发现正在全神贯注凝望着她的目光。她启动车子，向前驶去，渐渐消失在他的眼前。

“普天，不如你直接去上班吧，我打个的士就行了。”四十来岁的女人看着金普天走神的样子，顺着他的目光的方向看了看，没有发现什么引人注目的事物，只是一条熙熙攘攘的车来车往的大道。四十来岁的女人又叫了金普天一声。原来，这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是金普天的老婆，她叫刘余韵。

听到刘余韵的话，金普天回过神来，转脸去看她，又用奇怪的表情打量着她，感觉今天的她十分的异常。不过，她的表情却比往常显得平静了许多。这么多年来，她从来没有主动让他陪她出来，逛街也好，买东西也好，不管是什么事情，只要